

昌黎先生集

二十九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諸本外集分為十卷凡四篇不詳何

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卷只據蜀本

亦不知便是此外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

定錄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

同以爲可以旁攷而然知爲公文者然

蜀本劉燁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

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

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虞部

書河南通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

親受於南同公者比它本最爲可信而李漢

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

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

從諸本而考其真偽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

目使讀其甚偽者即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

等則從其本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

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

明水賦

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燭

共明水明潔也取水於貞元八月

欲得陰陽之潔氣也

今年登第即明水賦御溝新柳詩

今詩逸矣時禮部侍郎陸贄曲

貢舉進士則賈稜陳羽歐陽詹

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

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

李絳温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

羣邢用裴光輔萬瑞李博等二

十三人中第其間多知名士時

號爲龍

虎榜云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也或無者二字必主忠敬崇

吉蠲詩天保吉蠲為饎毛氏注云吉善蠲潔也不貴其豐乃或薦

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於或其事

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為

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音○烜候清夜

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祀

作祭祭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

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

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聲形象未分徒騁

離婁之目走岐注孟子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帝使離朱索遺珠即離婁

也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為合浦太守珠還

事既齊芳於酒醴商芳方作高云禮夏尚明水商尚醴周尚酒今作齊芳

非○今按明水當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

高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

齊芳之語是詎比賤於潢汚左隱三年潢汚行

方說非是濁水也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

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易既濟東隣殺

牛不如此西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宜或作

為作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

實處罇壘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或匪

作非露或作靈漢建章宮出自方諸鄭氏注

露盤金莖事見三輔黃圖出方諸周禮云

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

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

也熟摩令熱以向月則水乍似鮫人之淚或乍

生銅槃受之下水數石也乍似鮫人之淚

作已梁任昉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而將

能織曾寓人宿既去泣別所墮淚皆成珠

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二字或有非獨夜寂

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兔影或

騰或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

象的爾而呈而象或作垂象或始漠漠而霜

積漢漠而或以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

坎同類則感應同或作有。今按同類與氣形

藏在空在或於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

虎嘯于谷之義可崇理或作道。今按作虎為

是但當時程試避太祖諱也易中孚鳴鶴足

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賢或以驗聖

作窮知或作驗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

廟中

芍藥歌

蜀本剛去今恐是公少作姑

世系卷三

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
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為誰貞元
中亦有芍藥一絕乃元和十年
知制誥時作此不能
知其作之時日矣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

藥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孫汝聽曰温馨
富貴家也

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

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或作

性靈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晞紅晞或作稀

綠窻磨徧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

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

之

昌黎外一 四 廿餘堂

海水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興豈貞

元及第後歸
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鄧林事
見列子風波一蕩

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

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
云長鯨

吞航鄧有垂天鵬事見
莊子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

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

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

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

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我鱗日已

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此篇以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評事

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六

丞公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世傳以

為公逸詩今亦附集後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且桑苦寒或作來寒

篇實作哀歌坐空屋或作不然但自悲其友

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

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莊子

嘗為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

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

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

輿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山谷詩有次韻楊明叔見餞云桑輿金

石交既別十日雨子輿裹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疑為李范范德宗初為河陽節度使公年

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遷嶺表會卒從鄭嫂歸葬河陽

昌黎外一 廿三卷三

古詩集卷之

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
朱滔之徒相扇繼變中原騷然

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
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

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
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或由未

未能或由作能未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今按由猶古字通

馬羸鳴且哀裘破或作破裘氣或主人情更

重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豈不有陽

少辨

昌黎外一

六

世系堂

丁

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君何愛重

裘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冰食葛製神

所憐神所或填窻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

年日或作需明

贈同遊者已見

請遷玄宗廟議蜀本舊志或無廟字

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時穆宗
當附公豈以吏部侍郎為禮儀

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穀梁傳云

士皆有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尚書至觀德十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

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曰上或有亦

祭五代或作事五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

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

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

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

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

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下或有

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

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

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

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遷

藏太廟中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

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昌黎先生集卷第一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刪去。今从之。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狀

昌黎外一

世綵堂

世綵堂
世綵堂

三器論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上賈滑州書

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

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此篇以蜀苑書稱年二十三則貞元六

年也八年而公登第九年而耽入相十一年公三上宰相書耽

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為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又惟古執

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

章或作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

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或無既

經云豐山有九鐘知霜鳴注云霜降則鐘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

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有字

讀書學文十五年洪慶善云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有五而

擢第於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

自計或作故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

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和或作唐德元或

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

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

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

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伏以小子
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
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進
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
官虞部崔員外書

或云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
鵬以字行舉進士博學宏辭賢

良方正皆異等獨不載為虞部
員外郎或略之也公貞元八年

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試于吏
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

六矣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
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
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或無字求人之所甚
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
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
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
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或有是字
既以自咎或以已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
句廢耳任目廢上或華實不兼不疑當故有

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
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
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
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或不
云不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
三人之中其二人者或無其字固所傳聞矣或固上
則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作
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
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
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
不可變竟非或作懂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
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
於或作一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
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
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
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
天竟或作天意人欲事干謁欲上或則患不
乎或並作乎人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欲學為佞則患言訥

字林

八日

三

廿

元

詞直卒事不成有為或作于患下或徒使其躬

僂焉而不終日窮其躬方本如此而舉正躬作

本作僂而今本皆以表記君然不以古而使其躬

躬僂如不終日語刊作如然不以古而使其躬

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以僕年先吾子

知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春秋書星隕如雨

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風俗通國如

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如

望君而望歲鄰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為

如按家語君入廟如荀子作而右樂府艾為

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連而攷之李善

文選乃連而也實用易之泣血連如為義去

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亦二因為

詳之○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見亦是此例

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

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

以為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為如乃為正耳

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作磬字而杜預注

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

國語則作縣磬左傳蓋借磬為磬而杜氏誤解

榘梁如縣磬左傳蓋借磬為磬而杜氏誤解

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

窮其躬方本如此而舉正躬作

以表記君然不以古而使其躬

如似之義讀之以僕年先吾子

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如

如荀子作而右樂府艾為

今人所用連而攷之李善

易之泣血連如為義去

惟韓柳文時見亦二因為

而之說然陸德明論

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

此而字須讀為如乃為正耳

據左傳作磬字而杜預注

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

作縣磬左傳蓋借磬為磬而杜氏誤解

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

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

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

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

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

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

物類彙編 昌黎外二 四 廿綵堂 元

老成之可尚也有人字或又曰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謂死而不亡也作已或作忘亡或夫今之

人務利而遺道遺或無夫字其學其問問上或

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官或作則

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

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忘或

愈今二十有六矣今下或有距古人始仕之

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豈上或有行之以不

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

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

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為如

或作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

無緼袍糲食之給糲蘭末驅馬出門不知

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

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有者字無

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顏色

言語或作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

或作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又懼

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

不可期至下或有也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

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之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

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

公時尚為博士據新史勃有傳

字濬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

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

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

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詔幣

卽山郭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

有位三旌祿萬鐘知貴於屠羊

然不可使妄施彼賤賈也猶能

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

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

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

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

章列上卽此書也然公嘗為河

南今而未曾為洛陽令史之誤

昌黎先生集卷之二 六 世綵堂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伏承天恩詔河

南郭諭拾遺公拾遺公新書作朝廷之士引

太子賓客

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

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小大舉正作大

士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

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年即位至凡所

施者無不得宜書者或作為凡所施者新勤儉

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或新

書作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某於或

于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或無世字非

茲非太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

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

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

視若不成人新書無自字視四海之所環無

一夫甲而兵者而或若此時也若上或有拾

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

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

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即可為之時自

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

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

綴盛德之有闕遺

或作遺闕新書無有遺二字

利加於時

利下或無加字加於新書作加于

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傾

刻以冀

傾或頃

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

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

或無即字

拾遺

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

或則

作即新書無則字

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

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

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

或無使字也或

此作者疑有誤

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

昌黎先生

卷之二

八

世錄堂

云

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

不為細

人庶或作庶人

必望審察而遠思之

而有長字

遠新書作諦

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

劉秀才或云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

見公是時為史館修撰劉作此書以勉之柳子厚有與公論史

官書曰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

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

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辨皆以公

為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

即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

文無所失墜乃逸此篇于正集

之外豈以其嘗為子韶曰退之

而遂棄歟或問張子韶曰退之

與劉秀才論史書言作史不有
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關之
其說甚有理退之所論似屈子
韶曰此亦退之說得未盡處想
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褒貶
足以貽禍故遷就其說而失之
泥宜為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月日韓愈白劉君足

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

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為或後

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錄二

有矣字見下或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

昌黎外二 九 廿三

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

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字左傳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南史氏聞太史盡

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漢書

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作史記刑誅

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盛言班固瘦死和

陵忠武帝以遷誣罔下遷蠶室班固瘦死帝和

慶善云初洛陽令种兢以飢寒死也今本誤作疲洪

或作瘦或作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承祚

仕蜀為觀閣今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侍藥鄉黨以為貶議後以母憂母遺言葬洛陽壽遵

其志又坐不歸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晉

葬竟被貶議王隱謗退死家太興初官著

以謗令為虞預所斥竟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襄

疾居里以脚崔浩范曄赤誅浩字伯深後魏人

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蔚

嘉宋人剛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文帝元

誅赤或作赤族二字魏收天絕收字伯起著

三年卒無子天或作武平宋孝王誅死高齊為

北平王文學撰關東風俗傳三十足下所稱

卷周大象初預尉遲迥事誅死陳史五卷隋亦

吳兢史二十卷天寶八載卒於恒王傳隋亦

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其後字夫

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

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

踵其餘文武之士無士上或字立功名跨越前後

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

或無復出卒字司馬遷傳卒卒僕年志已就

衰退不可自敦率或無就字敦率猶敦勉也

今按此二字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他

恐有脫誤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

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

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賤不敢逆盛

指行且謀引去且一作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

所見傳聞或作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

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

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乎字若無鬼

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自心上或有可字若有

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

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或無聖字及賢士大夫事

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又云蜀本作落落

日六十一 昌黎外二 十一 世綵堂

地○今按古潮本軒亦作掀而無必字蓋因

柳子厚書云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

故諸本或誤加必字耳今从柳集作軒以潮

本去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

將必或將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或在二字亦

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此書諸本皆無唯嘉祐

此與作召顛作巔師作和尙方

本列於石刻之首今从杭本附

此而名篇从方氏杭本又注云

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陽靈

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

世彌得此書疑之因之滁州謁

考之所謂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
 不成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
 一誠不為過但真意或舊本亡逸
 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取公
 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所以為乃
 而未暇及其所不能察其為乃覺
 其所可疑然亦不可疑蘇公乃
 而直斥以而皆未鄙所以其論雖
 各有以而皆未鄙所以其論雖
 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
 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
 深亦知其所以為其可信其主蘇
 者亦知其所以為其可信其主蘇
 幸其言可為韓公解紛若非
 於世教特表而出之耳皆非
 可與實事而求是者免曲為韓
 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為韓
 諱殊不知其道高又曰所久聞道
 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久聞道
 深迫非造次可喻又曰論甚宏
 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
 邪韓公之事余不復論特以方蓋
 已論其詳矣故別集并錄歐公
 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
 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
 為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
 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為讀者以
 此觀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而
 非它人之則其能作為韓公之
 所據石本與杭本又自疑不則
 疑傳寫之本訛而歐公所疑官稱
 之誤亦為得之但愚意猶恐當
 時既謫刺遠州亦未更帶侍
 郎舊官也方氏所駁世俗偽造
 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

慶善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

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

世經義之復說又偽作永叔跋云

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

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

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

徐安國自悔之無及然則其為

為此今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

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

云安國未便君平字安道而方

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載韓

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真之法何

不教人顛云教人達性離無明

貪嗔驕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

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

聞而頗中其病故雖不盡解而

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

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

世對五

昌黎

百

世錄卷二

元

愈啓或無此二字

孟夏漸熱下或有伏字

惟道體安和

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

見顏切杭作竊據石本如此切乃怨緣昨到

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杭本無儻

能以下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帖

作貼久當作夕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

銜姓名下云上日

愈啓或無此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

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

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并在至此

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杭本無儻

惠以下二十七字而有此旬來清明不甚熱

儻能乘閒一訪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旬

以下乃下篇不宣愈白據石本與前書同但

愈啓或無此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

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杭作易大傳曰或無

世深堂

一二字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

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

意邪而無終而二字大氏如此而論讀來一

百遍凡一字疑衍蘇氏所謂不如親口顏色隨

問而對之易了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

闕故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杭但云不

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然親

字乃方本之闕文面字乃問字之誤此旬來

筆而又脫去口顏色隨易了六字耳

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閒一訪幸甚旦夕

-12 68 33 903" data-label="Text">

馳望杭本已見上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

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从

但郭作隍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

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其

用邪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鄙者也但其

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

戀著則靜鬧一有語尤明白耳或又疑非當

作有則語意賓主尤順然未知孰

是又諸本皆無不敢輒增改也

大顛師論

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或顛杭見上

杭無義字

城作州

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

非通道也

行自或作似然細考之與下文激修

以非通道四字皆可疑又以為矣而

以獨為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

勞於一來

安於所適道故如是

與於杭本並作識今得真

石本考之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

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

一來雖勞而既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

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

方以如為此

不宣愈頓首

據石本無末三字

亦石本誤

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恭如不知韓公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十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六

廿

元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隴西公董

晉為汴州陳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為監軍公為觀察推

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

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為陳所并

故曰陳留今屬汴州

屯兵十萬連地四州

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所治

汴宋亳穎四州隸焉

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

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

屏翰

或作屏

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

世孫堂

昌黎外三

一

世孫堂

行

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

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

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

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

以平

危疑或作疑危

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

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

於青門之外

於或作于或無青字

謂功德皆可歌之也

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

或作間非是

冲天鵬翅

闊報國劔鋌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

東

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誰言臣子道忠孝兩

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或無浮屠字縱

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

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

是送令縱又曰其行異其情同

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抵同

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

師盈上人無本師廣宣僧約高

閑大顛之徒游皆取其行而不

取其名焉不然則排釋老為虛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令

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有而上或浮游徜徉

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

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裳其有尊行美

德建功樹業樹或植令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

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有中或

古下或有可字乘閒致密而無此四字促席

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浩浩乎

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

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
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今縱不知其不
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

送路鵠贈別二序語
意無倫脫誤不可讀

如曰自河南令為博士於公所
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今从

其說
刪去

贈別序

說已
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直諫表論顧威
狀種蠹議毛仙

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杭
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

世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三

世系堂

丁

以知其果偽
也今並刪去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世系堂
勳梓家藏



